

● 對於未來世界之準備如何（續）

倫父原著

在吾人觀念中之未來世界。就其近者而言。未來有遠的未來。近的未來之種種差別。固不認均富之可以實行。惟十八九世紀沿習而來之自由競爭主義。必因受生存權之反抗大減其勢力。社會事物。必益益爲生存權之勢力所支配。雖自由競爭之殘餘勢力。猶必依其惰性。與生存權之勢力混雜爭鬪於其間。而此長彼消。則無待於筮卜。故未來世界。決非爲現世界之繼續期。而爲其迴轉期。非爲現世界之進步。而爲其反動。準備未來生活者。對於此點。不可不加以注意。若誤認此世界爲永久的弱肉強食之世界。爲絕對的金錢萬能之世界。汨其良心。耗其精力。埋沒其身命於自由競爭之旋渦中。而不知自拔。吾恐時機一變。悔悟已遲。正如圍棋急刱時。忽狼子上局。全局散亂。不得不推枰而起。斯時雖恍然大悟。知兩區黑白。本無輸贏。而前此之苦思勞神。亦太覺冤枉矣。吾人借箸代籌。以爲欲生活於未來世界者。不可不爲下列之準備。

一、勿吸煙飲酒。——以有用之土地。培栽煙草。以養人之米穀。釀造酒類。此爲以食料品變爲嗜好品之顯著者。中國近年嚴禁鴉片。凡嗜鴉片者。生活上受種種苦累。爲吾人所目擊。又英美諸國。現時禁酒甚嚴。中國將來亦必隨世界大勢。厲行煙酒禁令。有此嗜好者。其不適於未來世界之生活。將與今日之吸鴉片者相同。

二、養成粗食之習慣。——今之講衛生學者。往往主張肉食。或謂宜選擇其易於消化而富於滋養者。食之。此種學說誤人不淺。鄙人曩亦附和此說。今當自承其誤。蓋常食精美之物者。腸胃必日益柔弱。效益漸少。僅與他

人之食粗糲者相等。若偶食粗糲，則腸胃受害矣。現時腸胃病專家，對於腸胃病漸知根本治療之法，須以粗糲食物煅鍊其腸胃，如煅鍊筋肉者，須持重物運動，使其筋肉發達，腸胃亦為筋肉組織與手足部之筋肉無異也。東西洋衛生家有唱導蔬食主義者，中國人贊成此主義者亦漸多。鄙人對於經濟的蔬食，極表贊成。以同一土地培栽米穀，可以養十人者，若培栽牧草，飼養畜類，而食其肉，則僅可養一人也。然使名為蔬食，仍搜羅珍異之品，務極精美，則其暴殄天物，且甚於肉食。為煅鍊腸胃，減省食料起見，不但當贊成蔬食，而以練習粗食為要。歐洲各國皆食戰時麵包，中國雖食料尚裕，然食米不宜過於精白。價費而養分少。有時亦宜以雜糧充食。日本有人主張仿美國無麥日、無肉日之法。於每星期之中定一無米日，又有提倡每日一食，而於日本米中雜以一半之朝鮮米。須知中國窮僻之處，米麥不足，常年中食甘薯、御粟等雜糧以生活者，其人固不少也。英國公園處處榜示「最富於愛國心者，宜食最少之食物」一語，中國學校及其他公共之食堂中，亦宜懸此等箴言，以警人之饕餮焉。

三、勿御華貴之衣服。一世人之御華貴衣服者，不過用以表示自己之富貴，受流俗之豔羨而已。此等惡俗，在未來世界中，自然消滅。如數十年前，以吸鴉片者為上等人，故互相仿效，流毒遍於全國。今則未戒鴉片者，人皆視為廢民。法律上且加以懲罰焉。又加中國達官富紳多蓄姬妾，人亦以富貴而豔羨之。今則稍知文明世界之風習者，皆斥此等人為淫亂無恥。當科以重婚之罪，蓋以天之生人，男性女性，數略將等，以一人而占數人之妻，使他人蟄居而無嗣，為違背人道也。推而論之，則天之生物，祇有此數人口，日繁平均分配，猶虞不給。若以一人占數人之衣食，使他人忍饑而受凍。

則其違背人道實甚於蓄妾。故未來世界中必以此等人为貪慾無義而懲之。以法律準備未來世界之生活者以剷除此等惡根性為最要。學校教員學生及官公機關之職員宜定樸素之制服。國中有志者宜組織布衣會以為全國倡。綢緞羅綾等織物務宜裁減。日本之乏米大半由於蠶業興盛輸出絲織物於外國。稻田多改為桑園之故。此等經濟上之錯誤實為中國人所宜借鑑者也。

四勿廣廬墓——中國舊式建築佔地太廣。試遊祠廟寺院衙署往往大門以內一片廣場。鞠為茂草中間甬道長至里許。此皆廢田而置於無用者也。富貴之家廣廈千間更有花園別墅之類。大都歲月一至廢而不用。勞民傷財既為可惜。而毀壞耕地減少食物更為社會之害。英國在一八三〇年以前小麥本可自給。其後取偏重工商業之政策。變耕地為公園別墅牧場。其國之可耕地本占全面積之半。然戰前之耕地僅為可耕地之半。而穀物耕地又僅為耕地之半。即全面積之八分之一。去年議院中議增加耕地以農民不敷尚未能達其目的。最近美國創戰時田之計畫欲使美國之可耕地悉為耕地。盡力利用庭園花園。悉種穀類或蔬菜。凡學校新聞紙講演會等皆竭力傳播此方法。以勸導國民。彼英美富饒之國猶熱心重農務本如此。吾人可不借鑑乎。中國墳墓占耕地最多現時已達五分之一。若長此不改則全國將成為墳墓之國。此尤宜急速改革者。營公共墓地。倡族葬聚葬之法。以保全耕地實目今切要之舉也。

五、生活宜求簡易與自然——西洋人因物質文明之進步。生活日趨於繁複。且因羣聚於都會之故。生活上乏自然之趣味。萬事以人工代之。然此種生活使人之精神因之齷齪。體質因之劣弱。故文學家醫學家多提倡簡易生活。自然生活。以警告社會。挽救流弊。中國人不審西洋生活之真價。

如何。竭力模仿其繁複生活。香妝品也。贅澤品也。客座之陳設物也。小兒之玩具也。形形色色不堪縷計。吾人既無西洋人整理之精神。其初乘一時之興。破中人之產以購之。久則任其散亂。聽其汙舊棄之如道徒足以礙手足。紊視聽而已。即使什襲以珍之。謹慎以保之。時時檢察之修整之。而其精神已受役於物。非人用物。乃物用人耳。托爾斯泰氏謂「非必須之物不可購入」。非僅以節財實所以節嗇精神也。又中國人之模仿西洋生活者。往往以都市間之人工生活爲生活所不可缺。遊歐美之都市者。幾疑中國非人類之所居。旅津滬之商埠者。幾疑內地皆病夫之所聚。如此之人由於不知自然生活之趣味。乃誤以人工生活爲極。則猶之不知新鮮果蔬之風味。而誤以罐藏鹽藏者爲珍品也。自然生活之最要者。爲豔麗之日光。新鮮之空氣。清潔之泉水。與地理上生物上之美感。都市商埠。於此數者均多缺陷。終非人工之所能補充也。未來世界必矯正現時繁複而不自然之生活。使之即於簡單而近於自然。中國之模仿西洋生活者勿誤其模範焉。

六、勿依賴資本及資格以生活——今日中國中等以上之社會。其生活之根據不外乎資本及資格之二者。凡依賴田租利息以生活者。皆生活於資本者也。其以祖父之門蔭。戚友之提携。得任官公員。吏伴食。曹署月費俸錢。或奔走權要。憑藉黨與。據要津而竊厚祿者。皆生活於資格者也。學生畢業以後。不以其所學致用於社會。僅藉其畢業文憑或學位。得一畝飯地者。亦生活於資格者也。共和國家本無所謂資格。今則官閥兵閥。尙大逞其威力於中國。然此種特權。不久必將消滅。較之資本家之特權。命運更爲短縮。試觀日本現狀。十餘年前。凡退職之局長知事。欲爲會社（公司）中職員者。會社極歡迎之。既而局長知事數見不鮮。其歡迎者爲次長階級。更進而爲大臣階級。今則退職之大臣。有求爲會社職員而不可得者。可知官閥兵閥。其勢力終不如金閥之偉大。歐美之第一

流人物大都投身於工商業而不願投身於政治界。其國之官吏與軍隊實皆資本家之所雇用。受其役使者也。中國現時雖如何著名之政治家或手握重兵之軍事家以借債之關係不能不屈伏於外國投資者之手。而受中買的財政家之播弄。債源一絕則彼等皆爲涸轍之鮒。是以觀可知吾人固不認近世中可以實行。惟現在已屬於過渡時期。一方面自由競爭之勢力尙熾。中國資本家無集中之組織。自然受外國資本之迫壓。一方面又爲生存權所支配。龐大之官僚軍隊無數之土匪流賊直接間接取給於資本家。加以貧苦親隣之覬覦。不肖子弟之破耗。其生活之艱難亦有非局外所能道者。人生斯世。本當依賴自己之汗血以生活。若依賴身外之物。而欲安坐無爲。受世人之供養。在從前爲於理不安。在今後爲於勢不可矣。

前所敘列綜言之。不外乎勤儉二字。本爲中國之老生常談。惟自歐化輸入以來。此等常談。幾已無人置喙。以謂與新世界之文明不相容也。不知中國數千年來之固有文明。決不能爲百餘年來新產之西洋文明所破壞。歐洲諸國在現時既實行社會政策。戰爭以後。其政府之經營。與民衆之思想。必益益傾向於社會主義。而所謂社會政策社會主義者。實夙爲中國之所唱導。近世西洋學者對於東洋文明之智識漸漸深造。故社會主義之文學家。如托爾斯泰氏之著作中屢引用孔孟之語。且極致欽崇之意。克魯泡特金氏之著作。倡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饑不寒等之經濟論。其思想亦殆由孟子之社會主義中會得。克魯泡特金氏以下數語。係從日本新公論採錄。其原著未詳。中國五千年以前之舊文明。將流入西洋。發生二十世紀之新文明。願吾人勿拾取西洋十八九世紀中已被破壞之文明斷片。掊擊吾人之固有文明。而蔑視老生常談。以謂不宜置喙焉。

(續東方文庫)

〔完〕

▲ 鳴鶵譜 西山時代詩文
南甫阮衡先生遺草

〔小註〕阮衡字南甫，又安仙田人也。公爲吏部尚書阮侃之子。素如子阮攸之姪。前亡不肯出仕。艱難辛苦。避世獨善。觀其爲文淋漓沉痛。有戀戀不忘故國之悲。所著有觀海集。鳴鶵譜。皆傑作也。茲搜得遺草錄。登于左。以公諸讀者。

★題詞

獻溪阮少游

蠶叢故國夢勞勞。一副傷心與我調不絕元音。
餘媿媿如抽心血。一條條神歸天上寧同戴詩落人間。自不祧薔露盤。餘無限感不堪重上洛。
陽橋。

不是文人便爾騷。英雄末路寄詩豪。路岐漂泊餘三紀。海岳崇深積五朝。鳴夏數聲魂欲斷。陽春寡和曲彌高。筆吟墨泣淒酸響。併向丹涯作怒濤。

枝餘戀每南巢。不須七感重題集。九九鴻峯無復高。
忠孝傳薪一大家。心胸况復錦雲羅。一枝綵筆抽濃血。洒作杜鵑三月花。
十年蹤跡寄飄蓬。鵠血啼來滿紙紅。我亦平生窮已甚。先生此遇更奇窮。
一生心事阿誰知。啼徹三春尚未歸。天籟一鳴成絕響。同春去後寓人稀。
一燈悄悄漏沉沉。百感無端併上心。撫卷懷人心已碎。一作那堪吟到四更深。
每欲同聲假一鳴。不鳴鳴則恐人驚。故山回首魂堪斷。啼到吞聲便失聲。
一聲聲唱不如歸。無那春心不自持。萬古同聲須一唱。泫然不復辨官私。
丈夫本志在濟人。窮途未免爲人濟。此坐設來久待卿。令人難遏滿紙淚。則有半生揮霍者。握手知交半天下。萬金擲盡得一椎。茫茫滄海竟

何之浮名却復爲人愛賣。菜傭輩能先施熱血滿腔無處嘔。晝夜哀啼不絕口。村莊婆氣惡聞之每作應聲時。學狗萍蹤同是一飄零。况亦經春直在城。未得別聲繼。嗚者此鳴當作自家鳴。嗚呼望帝竟辭故山去。脉脉春心向誰語。我將大聲楚些招。招來草草唱予亦和汝。節義文章一代豪。鴻峯九九爲誰高。一編寫盡平生事。不信千秋只有陶。

▲鳴鶵譜引

鳥之苦鳴者莫杜鵑。若也杜鵑南方之鳥也。以夏月鳴晝夜不止其鳴必向北其聲若曰不如歸去是譜也偶然類之故以爲名。昔莊周夢爲蝴蝶無怪余之鳴爲杜鵑也。夫鳴鳥可已也有道之朝羣賢和集其鳳凰鳴之雌雌乎衰亂之世下民離怨其鴻鴈鳴之嗷嗷乎故所感之機不同則所鳴之聲亦異。鳴而至於杜鵑鳴何苦矣。余又何苦而爲杜鵑鳴。彼鶴鳴於九臯則聲

聞于天矣。鶴鳴在陰則子和之矣。若鳴之爲杜鵑也果孰聞之而孰和之耶。抑杜鵑之鳴也先聞其聲主離別學其聲至嘔血嚙若是其甚也。余之鳴寧有是耶。杜鵑之苦鳴也極則倒懸于樹而已矣。余之以文章鳴也至是譜乃苦極矣。庶幾乎可以已乎。其將有別聲可聞而可和者以繼是譜之鳴而鳴也。余則以其鳴聽諸天。

己卯清明後二日。南浦阮衡書于北城。同春之寓。

○阮衡先生鳴鶵遺艸

▲客中中秋

一碧天如洗。三更月正寒。可憐今夕好。不得故園看。羈旅渾無定。妻孥且共歡。山河隨處滿。靜數桂花團。

○南策旅懷

舅氏阮如衡公。見任南策西堂。去冬挈家依之。時在府廳旁人家居住。

有舅官斯土。時來且暫依。半間聊有托。數口可無饑。晝靜書當枕。春寒火作衣。離鄉殊未賤。久客自思歸。

○米盡

南風譜年六十年

米盡君休問。詩成我自吟。于嗟南策府。不是首
陽岑。天與長貧祿。人存固有心。莫嫌生計拙。轉

覺道根深。

★有惠甘薯者

至靈安廣江輝代念我羈旅之艱。屢給糙米。又時餽甘薯野味。賦詩以答。

計定有攸往。身安卽是居。也曾經苦節。未敢負
甘薯。野味勤相送。鄉情鬱以舒。諒非彈鋏者。一

仁食無魚。

○移寓宗寨人家

主人阿文勞

豈不戀恩甚。其如難久何。遂移公府步。轉逐野
人過塵雜。裝懷少。江山入望多。有生都是寄隨
處。作行窩。

▲水雲閒詠

吳時任先生遺草

★挽先聖王

綱常禮樂植中天。夤畏嚴恭十六年。文治武功

光誼哲神謨。聖烈媲羲軒。雲深五岳名餘鵠鵠。
畫示三龜地。老杜觸海角。孤臣睽拜獻橋山。萬

身如驚鳥深雲裡。心似愚魚慢水中。
朱子釋坤易傳云。慢水中魚。去急水中遊。不得故云。寒渚隨潮看釣艇。棘園對月伴書童。

●遺懷

羈愁滴盡芭蕉雨。懶夢敲殘楊柳風。最是蟹肥
堪下酒。不妨短褐叫林翁。

○八月忌感懷

六言

海上寒風蕭瑟悶。倚蓬窗。度日隴崗松竹雲深。
遊子天邊彙。乙蘋蘩倏忽今年。淚向秋潮催出。
懸弧斑作鬚眉。爲女初當恨不。

▲寄親弟學遜氏

春日春花片片開。春風習習到天涯。昌黎有酒
無人醉。范蠡乘舟幾日迴。雲塢翹瞻先隴竹雪
枝空憶故鄉。梅壠籠約略南窗夢。三筆同君拜
斗台。

文章留世望留朝。祿馬丹誠上九霄。止許德容。
龕石洞不將道骨伴塵囂。三台峯上餘槐蔭。一
碧池邊長柳條。千里竹崗遊子夢。悠悠春海湧。

洪鈞賦予不愚身。却笑煩華誤一巡。還有洗然。
吾是我且看。卓爾彼何人。理心到底彭非天。欲
境尋常合。亦分今日與君相勸處。希賢事業顯
吾親。右自強

新潮

★庭草

庭前草交翠。遊子去未歸。東林花信至。南浦鴈
書稀。野鳥啼爲甚。村鷄唱何誰。晚烟寒渚過曉
霧。故鄉飛往事。三更夢前因。一局棋對花新景。

色臨鏡。舊鬚眉門外桃方嫩。堤邊柳自垂。春天

真太好。海地少相宜。赤壁鶴仍瘦。吳江鱸欲肥。
推敲消永日。翕孺在何時。館叟魯無識。書童愚
不知。乃看靈武傳。王縉與王維。

▲奇親弟學遜氏

三首

雲箋到手若爲情。儕耳雖然軾是兄。也有文章。
連海氣。豈無風韻鼓秋聲。葉身去國誠希介。草
意留窗點悟程。名教壇籠饒樂趣。定吾泰宇被
中平。右自衛

嗚呼秋潮何耿耿。何日京邑重鼎新。吾母憐兒九腸苦。在天洋洋如有聞。此生三年尙未艾。願將秋心答三春。

★感興

夜曙雲空見翠微。天邊遊子掛征衣。月斜遠寺

鍾初動。霜落寒江汐。始歸秋入五湖和我共

心。關三疊。有誰知。星言此夕如何夕。禁漏更深被

召時。

△懷內二章

悔不當初饁。與耕遂因富。貴累閨卿履。危恥我

前番悞。携幼憐君此日行。金鏡掛軒秋。八月銀

河當左夜。三更歸蕉色邊奚聲。春秋義最是相關

一片情。

去國亡臣誰似我。憂家令婦少如卿。雲山一姓猶相聚。石室三年亦並行。松閱嚴冬千嶺秀。月離濛霧萬川明。生生原我夫妻約。十八年前是一生。

●大風

萬隊游龍擁玉皇。威加海內共飛揚。掃空積霧開秋色。依舊中天見太陽。吹去已無塵垢在。新來重覩室家昌。披襟獨自吟遊子。西上祥雲是故鄉。

▲挽先聖王

先君聖孝邁姚虞。誰晉號旻後兩秋社飯。一匙悲鬱鬯。橋山萬里泣松楸。臣民實賴推胞血。社稷誠堪頰髮膚。逋播微臣增舊感。蕉園臘夜憶

龍舟。

○吊暉郡公

生來英雄寄驅殼。死去精神留磅礴。仰眞不愧俯不怍。尋常棺槨也何爲。志士不忘在溝壑。萬里泱泱瀘珥河。九龍巒巒岩。輦岳長洲雖然埋。此人羞穀未埋頑。與薄爲憑。一筆吊忠魂。千載九原猶可作。